

拉飛·邵馬 (Lafin Sawmah)： 大地與海洋交織的臉孔

陳豪毅（藝術家、策展人）

東海岸日常景象，是當地居民與大自然共同建立出來的：春天大地復甦，枝葉冒出來，剛剛度過了東北季風的吹拂，人們在冷風中才見得到的那些苦苦的野菜也退進土裡；動物生下了新生兒，馬上颱風又在南島語族的範圍裡活動、清洗大地，阿美族人開始投入海洋，撿拾、捕撈。

太平洋和海岸山脈的中間是可以好好生活的地方，藝術家拉飛·邵馬 (Lafin Sawmah) 雖然不在部落長大，但不知不覺間，小時候生活在部落的景象，將他從繁忙而無目的的台北工作中拉了出來，讓他回到部落，身體進入了東海岸的生活節奏裡。

大地的臉孔

自稱是「木師」的拉飛，對漂流木情有獨鍾。他說，漂流木是大地給予的禮物，他的一生是泥土與海洋聯繫在一起的。首先是洋流和太陽的蒸散作用，逐漸形成了水氣和風，風的相遇造成波動和旋風，最後壓力促成了颱風的誕生。颱風接觸到地面帶來了雨量 and 暴風，風雨使得樹木倒塌或折斷，再跟著雨水進入河裡，有些卡在石頭縫，一些則順著大水流進海洋，海水中的流每日不停的變換，將木頭飄散到不同地方，最後每一枝樹枝、木幹分散在不同的灘頭或礁岩上。淡水的洗禮、鹽水的浸泡、石頭的撞擊，最後是烈日的曝曬，能夠在海岸邊看到漂流上岸的木頭，都知道他經歷過了多麼嚴苛的旅程。

拉飛在海邊挑選木頭，通常都帶著山刀或斧頭劈砍漂流木。細聞木頭的香氣，他會挑選想要的木種和木形，這也猶如一種相遇，他們的生命互相交織在一起。2014年拉飛第一次創作大型的作品〈大地的臉孔〉，這個是他在多年雕刻臉孔後的第一次大件作品，不同的木頭修整成角材形狀堆疊成一個量體，他在其上雕刻出一個深邃的臉孔，頭髮則用細小的漂流木裝植而成。拉飛以台東加路蘭部落的黑髮橋故事為發想，族人們每每工作後經過此橋，便會在溪裡洗髮，因而頭髮烏黑亮麗，然而更深的層次是，阿美族人以水作為生命潔淨的文化觀，躺在地上的臉孔，頭髮垂落地面，等待雨水浸沐、洗淨髒污。

這個臉孔是大地的浮現，如同土地具有生命和情緒，而木頭本身就會隨著時間與水分而變化，人臉也會因為一個人的工作和生活產生變化。就如同拉飛平日的的生活一般，時常在烈日下工作，他的皮膚已然黝黑，日落前他收起工具和疲憊，和所有大地上的生息一同安靜。拉飛說到在韓國駐村的時候，因為住在森裡旁邊，有回半夜如廁，發現了一頭公水鹿正巧路過，牠龐大的身軀緩緩地走進森林裡卻悄無聲息，就好像神聖的智者，因此他利用當地的風倒木，製作了一條給鹿走的拱廊，那是他們專屬的〈鹿路〉。而大地並非無聲的，他透過自然的聲音帶來訊息，只是人們通常沒能安靜傾聽。

雖然拉飛大多使用現代化的工具來創作，如：鏈鋸、砂輪機等，但他的許多作品還是隱藏著雕刻刀和斧頭作為其創作的路徑。拉飛說，使用手工工具是緩慢而繁複的工作，但是卻給予了他靜心的時間。他會將刀具磨得非常鋒利，在雕刻的時候能夠順暢地滑過木頭的肌理，而那些手工紋理則成為了作品中粗糙的皺紋。細滑的木紋由機器去雕磨，而此刻時間的刻度，大地的稜角會被磨平，然後又再次破碎和碰撞出新的姿態，而藝術家的手正是那個臉孔本身。

流動的南島之靈

這分喜愛大地的心，在拉飛的身上表露無遺，他開始思索著自己來自於何處，又要去向何方。從他的〈臉孔〉系列就可以發現端倪，那是幾座未知的臉孔，但依稀可以辨認的是寬大的顴骨、深邃的眼窩。拉飛說到，一開始他是對著自己的臉進行雕刻，像是自畫像一樣，但後來發現有許多人的臉龐浮現了出來，就如同他去菲律賓駐村的經驗一樣，〈Malaced Sanay / 就是很像嗎！〉這件作品是在駐村期間發現，菲律賓人的臉孔好像似曾相似，只是他們說著不同的語言，但又有一些單字和符號上發現相同之處，當代社會讓不同國族的人得以飄洋過海去到不同國家，同時也讓台灣的原住民發現，南島語族似乎在各個方面牽繫著不同的人們。

文化差異的圓圈在相遇之時開始融合，因此誕生了想像，拉飛在 2020 年製作了一艘獨木舟（循路 (Fawah)），他想像著過去不同族群的人們跨越洋流，登上島嶼，逐漸形成自己的文化。一個工藝性質的生產在原住民的社會裡頭，就是藝術最初的誕生之地，代表著靈魂的注入，我們還能夠在蘭嶼的拼板舟製作裡看到這種情景。達悟族人在造船時都會和船隻對話，每一個步驟也都會祭告，而在更遠古的過去，他們甚至是和巴丹島上的族群密切交流。

拉飛的獨木舟是完全依靠口傳和想像製造出來的，然而這卻是鮮少人踏足的「溯源」，因為失傳而未有人踏足，這是他給予自己的使命感，他想做出一件作品是關乎整體族群意義的，那是一個精神性的找回。

原住民族在人類學定義為泛靈信仰，然而更重要的是他們對大地和萬物的尊敬，在〈salaw〉這件作品卻就呈現了這個有趣的對應，好像我們尊重萬物就會被以禮相待。拉飛用木雕不規則腳的抽象型態來訴說 Salaw 這個「捉弄鬼」，salaw 在耆老的口中有各種形態和故事，有些是會將小孩抓到樹上，有的是在游泳時拉你的腳，然而這些故事已不再發生，在有燈有電的時代開始後，耆老們已經好久沒見到 salaw 了。筆者曾聽聞過一個獵人狩獵時見到的 salaw 以藍色火焰顯現，而獵人遇到後，隨即打道回府，並在入口處祭拜；它在此時好似又在告訴著人們：不要誤闖，或者輕聲的說，前面你會碰到危險的事情。

時刻警惕，也隨時尊重，是族人們日常生活就會做的告知 (mifetik)，而這個靈的展現不只牽動了南島語族的信仰，也告知了人們的渺小。拉飛的〈野隱〉作品以長濱麒麟文化的有肩單石、有槽單石作為聯想，這個巨石陣在阿美族人還沒到達東海岸時就已存在，族人們對於巨石文化在過去是非常敬畏的，每逢豐年祭或部落旱災，便會對巨石逕行祭拜，拉飛以此件作品和卑南文化的巨石進行對話，好似讓他們互相碰面，而族人們知道那是遠古的祖先，他們的靈魂還在，而且散佈在整個南島語境中，不斷流動著。

大海的隱喻

還沒成為一位創作者之前，拉飛就開始學習潛水了，海裡的世界對他來說就像是汲取靈感的泉源。他說，即便到今日，每次潛水都會看到許多未曾見過的东西，而那些東西會被眼睛所記憶，潛水捕魚的日常，則像在醞釀海洋帶來的形體。

《海骨》系列裡有許多不同型態的雕塑，一把像是箭矢，又像是魚尾的雕塑，有平滑的木紋顯現其上，又有雕刻刀凹切的紋路，如同大海裡頭生物的平滑皮膚，又同時具有如珊瑚

礁尖銳的觸感。《海·生》系列，上下各生長著觸手的型態，由一整支原木雕琢而成，一位藝術創作者有其生命路徑，而拉飛則是從海找路，不斷地去吸收和洗滌。

海洋像是永遠取之不絕，海裡的流時而波濤洶湧，時而平靜如絲，大海提供一名藝術家的難道只有想像和靈感嗎？如果沒有訓練，那你如何能在裡頭暢遊，你只能懼怕了；他還時常給予智慧和平靜，更重要的是他提供了飲食的來源。然而，所有的一切，都需要一個人身體和精神的付出，進入到裡頭才有可能得到你想要的事物。

在拉飛十多年的回鄉經歷中，他的創作其實不算太多，就如同他說話一般，慢慢地不疾不徐。和他相處，你可以發現那分靈魂，是下雨了就好好地欣賞雨滴的怡然自得，是潮水平穩時就早起跳進海裡潛水。就像〈風從那裡來〉這件作品，拉飛慢慢地一刀一刀劈削，有時無意識地動作才能讓自己達到靜心，他將木頭切分為風的形狀，以三層環繞的方式描述著風的影子，而這個最後的形體，則是來自海洋上形成的颱風，所有拉飛的創作材料都來自這熱帶旋風所散落的禮物。

他也在夢裡見到自己置身於海洋之中，在身心靈與海洋交織的狀態，〈夢見黑潮〉彷彿是他自己的臉孔，長髮隨著海流飄散，然而也可能是黑潮給予的隱喻，因為夢見就是一種創作的先前狀態，而創作應該要純真直白。